

落月

著 克 貝 因 坦 斯

譯 棋 尊 劉



行印 社版出外中

月

落

行印 社版出外中

公館的客廳是一個很溫馨而且安逸的所在。鋪有舊花墊子的高背鑲邊靠椅，在兩邊排列着，好像聽差太多，都沒有事情做的樣子。壁爐架上，兩邊擺着團肥的古瓶，中間放着一座很大而有曲線的瓷時鐘，上面綴着一羣玲瓏可愛的小天使。牆壁上的掛圖却有着很多高大得驚人的，姿態忠勇的大狗，守護着受了驚的孩子們。對於一個小孩子，祇要得到一條大狗，無論是水災，火災，或是地震，都不會殃及到他身上的。

壁爐的旁邊坐着老年的醫生溫特爾，留着短鬚，樸素而安祥；他是全城知名的歷史家和醫生，他注視着市長的身邊用人若瑟夫。若瑟夫正走來走去，察看那些鑲邊的靠椅自從他上次安放好以後，是否有人移動過。

「十一點鐘了嗎？」溫特爾大夫問道，「若瑟夫，那麼他們到這裏了，那些守時刻的人們。」

若瑟夫像沒有聽見似地說：「是的，大夫。」

「時間和機器——。」

「是的，大夫。」

「市長在做什麼呢，若瑟夫？」

「正穿衣服，準備接見那個軍官哪。」

「可是你為什麼不幫他穿呢？他自己會穿錯了的。」

「太太幫他穿呢。太太要他穿得越神氣越好。」

廳門的玻璃窗外，有一副帶着鋼盔的面孔向裏面張望，同時門上發生一陣敲敲打打的聲音，好像

有些溫暖的光從客廳中逝去，一些灰黯的陰氣衝了進來。

溫特爾大夫抬頭看了看鐘，說：「他們來得早呵，讓他們進來吧，若瑟夫。」

若瑟夫走到門口，把門打開。一個士兵跨步進來，穿一件長大衣，提着一枝手提機關槍。他左右張望一下，然後站到一邊去。一個軍官跟在他後面，立在門口，這個軍官注視着溫特爾大夫，說：「先生，你就是奧爾登市長麼？」

溫特爾大夫笑了笑。「不，不，我不是。」

「那麼，你是一個職員？」

「不，我是本城的一個醫生，而且是市長的一個朋友。」

「奧爾登市長在那裏？」

「正在穿衣服接待你。你就是那位上校麼？」

「不，我是班第克上尉。」他鞠躬下去，溫特爾大夫也輕輕彎了下腰向他還禮。「先生，依照我們的軍事規則，我們要在指揮官走進一個房子以前，先搜查搜查武器。這並沒有侮辱的意思。」說着，他回過頭去喊一聲，「班長！」

那位班長很敏捷地走到若瑟夫身邊，兩隻手在他的衣袋裏亂搜一陣後說：「沒有什麼。」

班第克上尉向溫特爾大夫說：「我希望你原諒我們。」於是那班長又走到溫特爾面前，拍了拍他的衣袋。他的手突然停放在他的上身裏面的口袋裏。他往裏探了一下，立刻取出一個平滑的黑色的皮盒，回手交把班第克上尉。班第克上尉打開小盒，看見裏面祇有幾件簡單的外科用具。他又把盒子

蓋好，交還給溫特爾大夫。

溫特爾大夫說：「你看，我是一個下鄉的醫生。有一次我不得不用菜刀施行割除盲腸炎的手術。

從那次以後，我總是隨身帶着一套用具。」

班第克上尉說：「我相信這裏有些軍火吧？」他打開了一本從自己衣袋中取出的小皮書。

溫特爾大夫說：「你們真精細。」

「是的，我們在本地雇的人已經做了好久的工作了。」

溫特爾大夫說：「大概你不會告訴我他是誰吧？」

班第克說：「他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我想說出來也沒有任何妨害。他的名字叫做柯列爾。」

溫特爾大夫吃了一驚地說：「喬治，柯列爾嗎？怎麼？不可能吧！他爲本地做了不少事。怎麼，甚至今天早晨山裏面舉行的射擊比賽，他還捐了獎品的。」一面說着，他的眼睛卻開始顯着知道了發生過的事情的樣子，他的嘴慢慢地閉攏起來，自思自語地：「哦，我曉得了，所以他要舉行那射擊比賽！是的，我曉得了。可是喬治，柯列爾——乍聽起來真是不可能！」

左邊的門打開了，奧爾登市長走進來。他穿的是市長正式的晨禮服，一條在職的金鏈圈圍在他的頭上，他的銀白的頭髮將纔梳過，現在還不願倒下，掙扎着要再度自由地立起來。他的夫人從他的後面走出來，短小身材，滿面皺紋，但很堅強挺直。她一眼看見班第克上尉。

「哦，這位是上校嗎？」

班第克上尉說：「不是，太太，我不過是爲上校佈置一下罷了。班長！」

那位班長這時已把屋裏所有的墊子翻轉過來，察看了掛圖的背後；一聽到班第克呼喚時，他立即走到奧爾登市長身邊，向他的衣袋裏摸索。

班第克上尉說：「請原諒他，先生，這是規矩。」

他又翻開了他手中那本小書，看了看，「閣下，我想你們這裏有軍火。兩件吧？我相信。」

奧爾登市長說：「軍火？你說的是槍砲吧，我想。是的，我有一枝砂槍和一枝遊戲的步槍。」他辯解着說：「你知道，我已經不再怎麼樣多打獵了。我常常想去打，可是到了獵季，我又不去了。」

班第克上尉固執着問道：「這些槍在那裏，閣下？」

市長用手擦一擦自己的額，試想道：「這個，我想——」他轉過頭看看他的夫人。「那些東西是不是在臥室裏的立櫃後頭和手杖放在一道兒？」

太太說：「是呀，那個櫃子裏件件衣裳都有一股油腥氣。我以為你已經放到別處了。」

班第克上尉叫一聲「班長！」那班長就迅速轉身到臥房去。他不久走出來，手裡拿着一枝雙筒的砂槍，和一根很好看的遊戲步槍。

「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任務，對不起！」班第克說。「現在完了，謝謝你，閣下，謝謝你！太太。」

他轉過身去向溫特爾大夫略略鞠躬一下。「謝謝你，大夫。藍薩上校立刻就來。再見！」

於是他走出廳門，班長隨在他的後面，一隻手拿兩枝槍，另外一枝手提機關槍放在他的右臂上。市長夫人用她的手指擦了擦一張桌面，看上面有沒有灰塵。「我希望我們能夠知道究竟要來多少

軍官，」她說。「我不知道應該招待他們茶，還是一盃酒。我們還不是應該守住文明的規矩嗎？」市長深沉地注視了她一會兒，他的聲音很尖銳。「夫人！我想請你同意，我們不要拿酒出來，今天早晨這個城裏有六個小夥子給殺死了。我想我們連早餐都可以免了罷。」

他轉向溫特爾大夫問道：『大夫，你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嗎？』

「不多，」大夫說。「我想不過二百五十人，可是他們都帶着那些小小的機關槍。」

大夫把他的肩頭聳了一下，又放了下來。

「什麼地方都沒有抵抗嗎？」市長失望地說。

大夫又聳了聳肩頭。「我不知道。電線都給切斷了，不然就是給他們奪去了。根本沒有消息。」奧爾登市長解了他的大衣鈕扣，取出錢來看，又放進懷裏去，重新把大衣扣起。有一個鈕子扣得太高了。夫人走近他的身前，給他扣正過來。

溫特爾大夫問道：「什麼時候了？」

「十一點五分。」

「有時間觀念的人們！」大夫說。「他們會準時來的。你要不要我走開？」

市長作出驚訝的樣子。「走開？不——不要，請在這裏。」他輕鬆地笑了笑。「我有一點害怕，」他歉然地說。「不，不是害怕，我不過有點神經過敏。」他又悵悵地說：「我們從來沒有被人征服過，這樣久了——」他突然停住嘴傾聽外面的聲音，由遠而近，一陣軍樂，像是進行曲，響過來。

不久，門口就有人輕輕地敲打，約瑟夫走過去開門。一個灰色的人形，帶着鋼盔和皮手套，在門口出現。

「藍薩上校向諸位致意。藍薩上校請求會見閣下。」

約瑟夫把門完全打開。帶鋼盔的那個人肅然走進客廳裏面，把房裏左右張望一遍，然後靠一邊站住。「藍薩上校！」他高聲說。

第二個帶鋼盔的接着走進來，肩頭上嵌有表明他的階級的肩章。他的身後跟進來一個相當矮小，穿青色商人服的男子。至於藍薩上校，那是一個中年軍官，黯淡中顯着冷靜，很疲敝的樣子。他有一副軍人的寬闊肩膀，可是他的眼睛缺少普通軍人所有的那種呆直的神情。靠在他旁邊立着的那個矮小男子是個禿頂，紅頰，有一對小黑眼珠，和一張敏感的嘴巴。

藍薩上校脫了他的鋼盔。他匆匆地鞠躬一下說：「閣下！」他又向夫人鞠躬，「夫人！」接着道：「弟兄們，請把門關上！」

藍薩遲疑地看了看大夫，於是奧爾登市長說：「這是溫特爾大夫。」

「是一位官員麼？」藍薩問道。

「一位大夫，而且我還可以說，是當地的歷史家。」

藍薩淺淺地彎一彎身子，轉向和他同來的伙伴。「我想你們都知道柯列爾先生的吧。」他說。

市長說：「喬治、柯列爾嗎？我當然知道他。您好嗎？喬治？」

溫特爾大夫突的插嘴進來。他很莊重地說：「閣下，我們的朋友，喬治、柯列爾！你把本城安排

得好好地讓人侵入。我們的恩人，喬治、柯列爾！你把我們的兵士騙到山林裏面去。我們席上的佳賓，喬治、柯列爾！你把本城的每一件武器都開了一個清單。好朋友，喬治、柯列爾！」

柯列爾怒不可遏地說：「我照我相信的做！這是一件光榮的事！」

奧爾登的嘴微微地張開。他有些茫然。他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溫特爾，又看看柯列爾。「這是不確的！」他說。「喬治，這是不確的！你會同我一起喫飯。怎麼，你還幫助我計劃過醫院的事呢，這話決不確實！」

他一動也不動地把眼睛注視柯列爾，而柯列爾却懷有敵意地向他望過去。大家沉靜了好久，然後市長的面孔慢慢地緊張起來，變得很嚴肅。他轉向着藍薩上校說：「我不願意同這位先生在一起談話！」

柯列爾說：「我有權利在這裏！我也是一個兵士，和他們一樣。不過我不穿軍服罷了。」

市長重複說：「我不願意在這位先生面前談話。」

藍薩說：「那麼，你可以讓我們在這裏，不用管了吧，柯列爾先生？」

而柯列爾說：「我有權利在這裏！」

藍薩放粗聲音重複道：「現在你可以不用管了，讓我們在這裏，柯列爾！你比我的官階還高嗎？」

柯列爾怒氣衝衝地看了市長一眼，然後匆匆的走出。溫特爾大夫暗地裏笑了笑。

這時，市長的廚司安妮，一位頭髮蓬鬆紅眼睛的女子，在門口露出一副憤怒的面孔。

「太太，有好些兵在我們的後門口」，她慌張的說。「老是站在那裏不動。」

「他們不會進來的，」藍薩上校說。「這不過是軍隊的規矩。」

夫人冷峻地說：「安妮，你要有什麼話說，讓約瑟夫傳進來。」

「我不知道，不過他們是想走進來的。」安妮說：「他們開了聞咖啡。」

「安妮！」

「是，太太，」說着，她退了下去。

藍薩說：「我可以坐下來嗎？我們很久都沒有睡覺了。」

市長倒像剛睡醒似是地，「當然，請坐！」

藍薩看了看市長夫人，她也坐下了，於是他困倦的躺在椅子上。奧爾登市長站在那裡也一動不動，好像還在半作夢似地。

藍薩上校開始了。「我們要盡我們所能的，好好住下去，先生，你看，這簡直和作一回生意一樣，說什麼別的，都不像。我們需要這裡的煤礦和海濱的漁業，我們要努力好好過下去，麻煩越少越好。」

市長說：「我得不到一點消息。全國別的地方怎麼樣？」

「全拿到手了，」藍薩上校說：「這是計劃好了的。」

「什麼地方都沒有抵抗嗎？」

藍薩上校憐憫地看着他說：「我希望沒有。要是沒有，不過白流血罷了。我們是很小心計劃過

的。」

奧爾登堅持要弄個明白。「但是，還是有抵抗的，是不是？」

「是的，可是抵抗簡直是悲慘而且是傻瓜。所有抵抗的人現在都完結了。就全體人民說來，倒是很平靜的。」

溫特爾大夫說：「老百姓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哩。」

「他們慢慢的發現出來了，」藍薩說。「他們不再那麼傻瓜了。」他咽下一口水後聲音變得輕快了。「好了，先生，我們非開始工作不可了。煤炭是必需從地下挖出來，用船裝走的。我們有技師，但是當地的人還得照樣在礦場上工作下去。這意思明白嗎？我們不願意苛刻。」

奧爾登接着說：「是的，够明白了。但是萬一老百姓不要在礦上工作呢？」

「我希望他們要工作下去，因為我們必須得到這裡的煤炭。」

「但是如果他們不，又怎麼樣？」

「他們非作不可。他們都是奉公守法的人民，他們不願意麻煩。」藍薩上校等着市長的回答，但市長一句話都不說。「你看，不是這樣嗎？」

奧爾登把他的鏈子揉了兩下。「我不知道。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政府之下是奉公守法的。在你們的政府之下，我就不知道他們會怎樣了。」

藍薩上校迅速的說：「我們要維持你們的政府。你還是作你的市長，你照樣下命令，你照樣賞罰。那樣一來，他們就不會搗亂了。」

奧爾登市長看着溫特爾大夫。「你想什麼呢？」

「我不知道」溫特爾大夫說。「看看倒有意思。我以為會有麻煩的。」

奧爾登又轉過去看藍薩。「先生，我是屬於這裡的民衆的，可是我還不知道他們打算怎麼樣。也許你是知道的。有些國家的人民接受委派下來的官長，服從他們。但是我這裡的民衆是選舉我出來的。他們挑選了我，當然也可以不要我。如果他們以為我已經投降給你們，多半他們是不要我的。」

藍薩上校說：「假如你使他們安分守己，你就替他們做了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

「是的，一件好事。你的責任就是保護他們不要受到什麼禍害，你看，我們必須要弄謀走。我們的領袖不管我們怎樣弄法；他們祇是命令我們弄到手，你必須使你的民衆工作，這樣就可以保持平安了。」

奧爾登市長說：「可是如果他們不要平安呢？」

「那麼，你就得替他們想了。」

奧爾登又說，帶一點自驕的精神：「我的民衆不喜歡旁人替他們想。也許他們和你們的國民不一樣。我心裏很煩亂，可是這一層是可以斷言的。」

這時約瑟夫匆忙走進來，腰向前伸探着，忽忽忙忙地想說話。奧爾登夫人問道：「約瑟夫，怎麼回事？」

「太太，請饒恕我，」約瑟夫說。「閣下，請饒恕我。是安妮。老爺，她生氣了。她不喜歡那些

兵站在後門口。」

藍薩上校問道：「他們在鬧什麼亂子嗎？」

「他們透過門縫去看安妮，」約瑟夫說。「她頂恨那種事了。」

藍薩說：「他們是執行命令。」

「可是，安妮最恨人家注視她，」約瑟夫說。

奧爾登夫人說：「約瑟夫，告訴安妮當心就是了。」

「是，太太。」約瑟夫說着走了出去。

藍薩的眼睛疲倦的垂下來。「還有一件事，閣下，」他說：「我和我的參謀們可以在這裏住下來嗎？」

奧爾登市長想了一下說：「這是一個小地方，還有更大更舒服的地方呢。」

「倒不在乎那個，」藍薩說。「我們看，一個司令部若住在地方當局自己的房子裏，要平靜得多。」

奧爾登說：「你的意思是——那樣一來，民衆就以爲我們合作起來了，是不是？」

「是的，我想是那樣的。」

奧爾登不知所措地看一看溫特爾大夫，溫特爾沒有任何意見可以提出，祇是苦笑一下。

奧爾登溫和地說：「我可以拒絕這種光榮麼？」

「對不住，」藍薩說。「不行，這是命令。」

「民衆不喜歡這樣的，」奧爾登說。

「老是說民衆，民衆！民衆已經解除武裝了。民衆沒有話可說了。」
奧爾登市長搖搖頭。「你不知道。」

門外的甬路上傳來一個女人勃怒的聲音，接着是一個巴掌聲和一個男子的喊叫聲。約瑟夫倉皇地從門外跑進來。

「她用開水潑他們哩，」他說。「她真氣急了。」

門外一陣怒叱和頓足的聲音。藍薩沉重地站起來。「先生，你管不住你的用人麼？」他問道。
奧爾登市長微笑一下。「很難管，」他說。「她高興的時候，真是一個好廚子。有誰受傷麼？」
他問約瑟夫。

「水是滾的，老爺。」

藍薩上校說：「我們只要做我們的事。這是一種工程的事務。你務必必要管教管教你的廚子。」
「我不能，」奧爾登說。「那樣她就會走了。」

「這是非常時期。她不許走。」

「那她就要潑水了，」溫特爾大夫在旁邊說。

門打開，一個兵站在門口「我可以拘捕這個女人麼？」

「有誰受傷沒有？」藍薩問道。

「有，官長，一位弟兄燙傷了，還有一位給抓傷了。」

藍薩顯出沒有主意的樣子，停一會說：「放了她，離開那裏吧。」

「是，是。」那兵說着走出去，把門帶上。

藍薩：「我簡直可以槍斃她；我可以鎖起她來。」

「那麼我們就沒有廚子做飯了，」奧爾登說。

他的夫人說：「對不住，我倒要去看那些兵打傷了安妮沒有。」說完，她就走了出去。

這時藍薩又站立起來。「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很疲倦了。我非要睡覺不可。請你爲大家方便，跟我們合作。」奧爾登沒做任何答覆，於是藍薩重複說：「爲大家方便，怎麼樣？」

奧爾登說：「我不知道。民衆都莫明其妙，我也是。全城決定怎麼樣做時，也許我要那樣做的。」

「可是你是當局呵。」

奧爾登微笑一下。「你不相信我的話，但這是真的：權威是屬於全城民衆的。我不知道怎樣和爲什麼如此，但確實如此。」

藍薩懶洋洋地說：「我希望我們能信賴你，我不願意使用軍隊維持治安的方法。」

奧爾登市長沉默下來。

「我希望我們能信賴你，」藍薩再說一遍。

這時夫人從門外進來。「安妮氣瘋了，」她說。「她正在隔壁和克里斯丁談論呢。克里斯丁也氣壞了。」

「克里斯丁作廚子比安妮還要好，」市長說。

藍薩上校的幕僚把市長的小小公館的樓上作成了他們的司令部。除了藍薩外，還有五個人。亨特爾少校是一個工程師，身材矮小，但骨格頗大。班第克上尉是一個有家庭趣味的男子，他喜歡狗，紅臉的小娃娃和聖誕節。他年紀很大了，可是因為特別不存什麼野心，所以至今還祇是一個上尉。和他成一個對照的，是羅夫特上尉，他又太年輕一點。他這個上尉正和人們所想像的一般上尉一樣。他一切生活方式甚至呼吸，都顯出上尉的氣派來。他沒有一刻不像軍人。一種上升的心催使着他，很快地升了幾級，連許多高級軍官都怕他，因為他知道軍人被處罰的情形，比別人都多。普拉克爾和通得爾中尉都是年青小夥子，深受當代政治學說麻醉了的大學生，相信一個最偉大的天才發明了的偉大的新制度，決不會有一點不對，所以用不着再去考察它的後果。在這些青年軍官心中，戰爭到此刻為止，不過是遊戲而已——以精良的武器和週密的計劃對付缺少武器毫無計劃的敵人，他們沒有失敗過，也沒有受到什麼損傷。

祇有藍薩上校一個人知道戰爭在長時間內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二十年前藍薩曾駐在比利時和法國，因而他總不願意去想他所知道的事務，——戰爭充滿了陰謀詭計，仇恨與報復，無能的將領的胡鬧、虐待、殺戮、疾病、和疲敝。

這些軍官在市長公館的樓上組成一種俱樂部的樣子，他們在那裏寫東西，讀信，喝咖啡，計劃，休息，從窗子望出去，他們可以俯瞰全城，一直望到海岸，在那碼頭上一切航行都停止了，祇有裝煤

的划子靠近來裝載上，又開出海去。

屋子的中央有一張大桌子，亨特爾少校坐在那裏，用一個丁字尺和三角板畫一張新鐵路又道的圖樣。

普拉克爾把一張從雜誌上剪下來的女伶畫片拿給通得爾看。「這城裏有幾個漂亮的女孩子，真不錯，」他說。「我們住定了，什麼事都平穩地作起來以後，我就要交結幾個了。」

門打開，藍薩上校走進來。他的幕僚都向他敬禮，並不太鄭重，但頗為充分。

等他坐到椅子上休息時，普拉克爾中尉說：「官長，你看這戰事什麼時候纔完呢？」

「完？你是什麼意思？」

「我們多快就可以打勝了？」

藍薩搖一搖頭。「哦，我不知道。敵人還在世界上呢。」

普拉克爾說：「如果聖誕節前後能够平靜下來。你想可以給幾天假嗎？」

「我不知道」藍薩說。「這種命令非從國內下來不可。你想回家過聖誕節嗎？」

「哦，希望這樣。」

「也許你們會的，」藍薩說。「也許你們會的。」

通得爾插嘴說：「戰事完了以後，我們還退出這塊地方吧，官長？」

「我不知道，」藍薩說。「爲什麼？」

通得爾說：「哪，這是一塊怪好的地方，民衆也怪好的。我們的人——有些人——簡直可以在這裏安